

清儒學案

第二冊

天津徐世昌

白田學案

自朱陸有異同之辨而為陸學者於朱子每多誣罔陽明晚年定論其尤著者也白田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生平為學誨人次第本末條析精研訂為年譜四卷俾有志宋學者不致為異說所迷眩其有裨聖道較之閑關錄學鄰通辨二書直遠出其上矣述白田學案

王先生懋

王懋字子中寶應人少從叔父樓村先生學篤志經史恥為標榜聲譽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康熙戊戌成進士年已五十一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以薦被召引見授

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二年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

二

為喪葬費先生素善病居喪毀瘠明年入都謝恩畢遂以老病辭歸乾隆六年卒年七十四先生性恬淡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生平志願於斯定矣歸里後杜門著書以明李默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因取文集諸類等書條析而精研之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異訂為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未第時即編是書至易贊草堂存稟二十四卷內雜著八卷於朱子文集諸類考證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為宋元以來儒者所未發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一篇語盈一卷皆根柢全集語錄鉤稽年月辨別異同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

周知故其言平允非浮慕高名借以劫伏眾論而實不得其涯涘者也他著有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參史傳四庫全書總目錢大昕撰傳文集

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

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

二

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案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氏所作而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

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撰書以求父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三

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人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考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

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撰法疑卽儀學者遂以九圖撰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撰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撰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案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譬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撰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四

易本義九圖論後

自朱子著本義啟蒙門人勉齋黃氏盤澗董氏瓜山潘氏節齋蔡氏各有訓說今皆不傳其後雙峰饒氏厚齋馮氏進齋徐氏廬陵龍氏轉相傳述其書亦不復見惟近日徐氏所刻經解有六本天台董氏傳義附錄鄱陽董氏周易會通梅邊熊氏本義集成雙湖胡氏本義附錄纂注雲峰胡氏本義通釋及玉齋胡氏啟蒙通釋尙可參考天台鄱陽俱載九圖五贊筮儀梅邊止載九圖雙湖止載五贊筮儀雲峰則盡去之其天台鄱陽梅邊

三本九圖各有不同注亦小異天台本最先出題云易圖下云朱子其中繼則云董氏易圖說梅邊本云易圖朱子集錄鄱陽本方云朱子易圖天台本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皆用黑白之位梅邊本八卦以黑白六十四卦則以方空而不用黑白鄱陽仍用黑白而又依梅邊例以方空別之其參錯有如此者以此推之九圖固未嘗有一定之本也雙湖不載九圖此今刻之脫誤其書後自作四圖三論云不敢列於九圖附五贊後是固有九圖矣玉齋啟蒙通釋亦載本義九圖語今本大全九圖小注往往有雙湖語至雲峰則無之然雲峰不載九圖亦不言其所以不載之故也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五

所自作絕無所據疑爲門人輩所纂輯天台董氏玉齋胡氏去朱子已幾百年而梅邊鄱陽又遠在其後天台本自序以度宗咸淳丙寅距朱子之卒已八十餘年鄱陽董氏謂此書近出雙湖先生並未之見則天台本之出於元仁宗皇慶以後距朱子蓋百六十餘年矣梅邊自序以元英宗至治壬戌鄱陽自序以元文宗天曆戊辰二書大略同時蓋又二十餘年也玉齋天台同時人而少後之流傳既久莫可識別但據所傳以爲朱子所作無能辨其非者至大全出則諸本異同不復可見學者亦無所據以致其疑案三家本止云朱子易圖大全輒增之云朱子圖說朱子答袁機仲書黑白之位本非古法四語三家本皆附載於諸解後而增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九字已屬附會大全更以系於八卦方位圖說之下若圖說注所本有者其爲疑誤後學益甚矣朱子復古周易而門人蔡節齋爲訓解已大變其例節齋訓解今不見鄱陽董氏所述中以易爲卜筮作而門人林正卿以爲設教氏答書中

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況於一再傳之後譌以益譌則天台梅邊雙湖鄱陽所述又安可據信耶向讀本義即疑九圖之非而未敢質言之比得經解諸家考之乃知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猶以未盡見勉齋北溪潛室盤澗瓜山諸集以決斯疑也姑識於此以俟考焉

黃勉齋先生集有答胡伯量書論所刻本義先天圖圖止言其印本之錯不可流傳以誤後人而不言本義元本若何勉齋伯量皆朱子門人若本義果有此圖則但據元本伯量不必以此正於勉齋而勉齋亦不當有不及細讀之答矣疑圖或爲伯量所自作而勉齋書答語不甚分明後來者遂無以決斯疑也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六

一黑二白之云皆不合鄱陽本黑白各以方空別之其與袁書合矣而分裂破碎爲尤甚焉既不見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而兩儀四象皆不可識別正與朱子所云非本有此六十四段者相反且以六十四卦包八卦四象兩儀朱子與林黃中辨子在母外子在母中亦此圖與六橫圖之別也或謂如其圖自上而下六爻之奇偶六十四卦無不相值此亦數之偶合而指此以爲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其斷斷不然矣天台鄱陽本皆列九圖五贊筮儀文獻通考前列九圖後著撰法而無五贊撰法當卽筮儀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明云五贊附啟蒙後語錄亦云啟蒙五贊則本義之五贊爲後來所增入非朱子之舊明也今大全本以五贊入筮儀類又與兩董本不同啟蒙明著策篇其言撰法已詳而明筮贊又詳言之不必更爲筮儀明筮贊云信手平

分置右於几則無所謂牀與木格者而擇潔地爲著室日焚香致敬是又類臧文仲居蔡之爲朱子必不爾也惟單拆重交啟蒙明筮之所未及然此火珠林已有之人人所曉可無庸及也

單拆重交賈公彥儀禮疏中亦有之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後載此圖圖布者至方者靜而爲地也

一條皇極經世纂圖指要以爲西山蔡氏語見性理大全吳氏纂言

又以爲伯溫邵氏語未詳孰是要之必非朱子語矣啟蒙亦不載之梅邊熊氏於此圖後依啟蒙載說卦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而無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等語其此圖圖布者一條載於後小注中又誤以爲朱子語與兩董本不同故嘗以爲九圖非有一定之本者此亦其一證也

黃義剛錄云漢上易卦爻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白田

七

訟二挨下來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處案

漢上卦變則通不得注云舊與季通在旅即推潘時舉錄云訟卦本是遯卦

變來遯之六二上爲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爲九二乃爲訟卦此

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案此兩條皆主本

義卦變言黃錄云舊與季通在旅即推潘錄云若畫圖子便極

好看可見本義之未嘗有圖也黃潘錄皆在癸丑以後其距丙

午啟蒙之成已八年而距丁酉本義之成則十八九年矣使本

義先有此圖黃潘何爲錄此語耶邵浩錄請見印易圖看日方

今雕版未了此不見於語類見朱子明文公易說浩錄丙午所聞啟蒙成於丙午

是此云易圖自指啟蒙非本義圖也惟董錄錄云二陽四陰自

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其說與今卦變圖合然只舉訟

一卦潘錄亦舉訟卦然以賁與以本義考之訟卦外惟晉卦爲

合其餘十七卦則皆不可推矣錄錄在丙辰以後文集叔重通

書在甲辰以前所錄未必在丙辰後此或有誤其錄與黃潘錄

不同要未可據世或以錄錄在晚年疑爲後來之論故附辨之

潛室陳氏曰伊川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

與其主否泰寧主乾坤乾坤猶卦之父母否泰則甚無義若知

諸卦皆可變爲六十四卦則主乾坤者猶非況否泰乎卦變之

法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如賁之變主內卦則自損而來主外

卦則自既濟而來此晦翁之通例不必三陰三陽皆可推也此

見大全啟蒙案潛室親受業於朱子而於卦變主啟蒙三十二

卦圖謂自否泰來者無義則知本義卦變圖自復姤而來自臨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白田

八

遯而來自泰否而來者斷斷非朱子所作矣其謂賁之卦變爲

晦翁之通例則尤爲明證也

晏淵錄云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爲六

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又錄云大概乾求於坤而得

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而言

之也易說以此條爲黃顯子錄案本義啟蒙不言次序而淵錄言之如胡伯

量之本義圖董叔重錄與卦變圖合是皆於九圖略有彷彿而

卒未敢明言九圖之出於朱子也故嘗疑九圖乃門人所纂輯

而託之朱子者蓋自理宗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諸門人亦

爲世所尊信凡其所作無有擬議之者流傳既久不復可別迨

大全合本義於易傳世乃以爲朱子之書並本義原本亦不之

考況能辨九圖之是非乎

啟蒙坤求於乾而得震坎艮乾求於坤而得巽離兌淵錄明與之反自是誤記則次序之云亦亞夫之意非朱子語也九圖於文王八卦次序圖後但云右見說卦而無其說蓋以與本義啟蒙皆不合天台鄒陽附載啟蒙解於次序無當也梅邊本除去右見說卦四字亦不載啟蒙解豈亦覺其誤與

論尙書敘錄

元臨川吳氏作尙書敘錄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其後爲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氏因其說亦爲敘錄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益爲今文歸氏書今亦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考之大都辨古文之僞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蓋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晁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九

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爲謬妄顯然至泰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爲三十篇載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案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衛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又謂古經即張霸僞書歸氏亦謂伏生垂如綫之緒於女子之口又謂古經漢世之僞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爲顏注孔疏所誤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記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譌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

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東晉皇甫謐輩所僞作其時

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輯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解已自發其例蔡傳亦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若纂言一決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敢因兩敘錄而申論之又考鄭注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微言與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典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十

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注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即壁內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蓋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其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此偶有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沒尙修楚辭注改大學誠意章注其孳孳不已如此後之人偶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家禮攷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

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攷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攷據如此案文集朱子答汪尙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

清儒學案卷五十一 白四

十一

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裁定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

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攷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禮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攷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專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潛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攷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注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快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夫

清儒學案卷五十一 白四

十二

孟子序說攷

案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梁惠王三十六年稱王爲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而無哀王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注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攷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從齊湣王此爲晚年定論而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故據史記戰國策荀卿及汲冢紀年

古史諸書一一疏通證明之俾後之讀孟子者有攷焉至仁山金氏新安陳氏所云亦附辨於後庶無疑於其說未知世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爲一年又十六年卒今王立其敘事盡今王之二十年時未卒故不稱諡惠成王即惠王今王即襄王也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汲冢人發古冢得王冢則非安釐王距襄王已歷兩世不得稱襄王爲今王也

世本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昭王立即無哀王此可爲紀年之證故通鑑據紀年以改史記語錄謂通鑑此一節爲是而序說不著紀年通鑑之異同集注亦略之蓋疑焉而未定也

語錄謂發安釐王冢此襲晉書之誤
史記孟子列傳先游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於伐燕則

清儒學案卷五十一

三

略之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梁襄王齊湣王此本史記而又合以伐燕之事故以爲再至齊事齊湣王也案孟子先見梁惠王梁襄王後事齊宣王敘次甚明又載於崇見王及數爲臣而歸始末詳悉初無再至齊之事則史記古史之誤不可從也魏世家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以年表計之又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又亡年燕人畔其時孟子方在齊當孟子見惠王時惠王已稱爲喪度其年五六十矣更二十五年孟子年蓋逾八十而致爲臣而歸又在燕人畔之後齊王安得有繼此得見之語而孟子亦不得有舍我其誰之歎也以此攷之則史記古史之誤愈明白矣

史記惠王未嘗稱王襄王元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始追尊惠王爲王然孟子則書見梁惠王與言皆稱王或者以爲著書

之時這稱之則與王言不得稱王也史記知其不合乃改王爲君蓋失其實又惠王自言三敗之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則魏世家惠王時無其事襄王五年子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此則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者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懷王六年杜國昭陽破魏於襄陵得八邑即襄王之十二年此則所謂南辱於楚者杜預以史記誤分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以此證之則史記之誤無疑故孟子實以梁惠王之後十四五年至梁而史記既誤分後元年爲襄王遂移之三十五年通鑑既依紀年以改史記而於孟子至梁仍從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此又通鑑之誤不可從也以梁惠王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語攷之則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必在其時自是後十二年以後事而孟子至梁又在其後明矣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四

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觀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齊威王卒於周顯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六年下減湣王之十年湣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六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齊湣王初年疆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玄宗秦符堅之比玄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符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

其實而潛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

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

識此意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今以宣王爲潛王則處處

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

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潛王之三十四年下距潛王之歿更二十

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諱即門人記

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

不稱諱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

疑矣孟子之卒不詳何時然去齊時年當六七十矣必不及見潛王之沒也

通鑑從紀年改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年此爲最得而仍謂孟

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其誤也序說有疑於通鑑故於

惠王襄王之年皆不詳注而於孟子至梁之年仍本史記至於

惠王言喪地於秦則引十七年秦取少梁其事爲已達又云數

獻地於秦攷之魏世家惠王初無其事魏世家止言秦用商鞅

南君列傳言魏割河西地以獻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而魏世家至襄王五年始言秦河西地則商君列傳蓋通言之非必三

十五年又云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則襄王十二年事不

可以屬之惠王此集注之未及改正者當以語錄爲定也七邑

記作八邑張氏存中謂與集注不合未知孰是今案索隱注元

本作七邑是史記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後來所改集注蓋據元

本

仁山金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以爲潛王則荀卿所聞史

記又所傳聞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而以序說集注之

據史記以疑孟子爲未然此皆失之不詳攷而漫爲是言也又

據戰國策以伐燕爲齊宣王不知戰國策亦後來以孟子而改

案蘇秦死於齊潛王之初年蘇秦死蘇代乃出游說燕王則代

不得事齊宣王而燕王噲卽位於潛王之四年則代之說燕王

噲讓國其非宣王時明矣仁山亦以通鑑改威王潛王之年爲

無據而反欲據戰國策以證通鑑此大誤也

新安陳氏謂以淖齒事證之潛王爲是此語不可曉其謂孟子

以齊潛王爲齊宣王乃傳寫之譌則略如語錄之說而亦不引

語錄爲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綱目朱子初年所修

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

此以疑序說新安自爲騎牆之見亦不必辨也

答朱宗洛書

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

大槩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

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爲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

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

閒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

明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

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

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

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

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

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

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

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

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

清儒學案卷五十一

五

清儒學案卷五十一

五

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攪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不同而未免以主靜兼說至所論朱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七

子爲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卽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卽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己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殁而往問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

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應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功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不可混而爲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鉢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之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六

爲理處物爲義是所謂萬物咸備者卽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爲禪學乎卽云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提取此物藏在胷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毫釐間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類反覆推尋非傳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廣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類一一考其前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九

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係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爲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閒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爲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

自早今遽妄論及此正患朱子所詞必欲漸回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作字已覆閱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尙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卽中庸之戒愼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敬所以貫動靜而可言主敬也至於靜則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爲動而不名爲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無思此靜也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卻之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三

乎若以靜爲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僵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爲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愼恐懼與慎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一此卽敬貫動靜之旨既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卽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并不得也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爲行達道時出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

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尙未敢云從心所欲卽七十從心所欲尙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博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翁而後闢專而後遂此不貞則無以爲元之義以此爲主靜之證不又曰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主靜爲本必曰主靜兩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間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憫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爲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所以惑世誣民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爲明晰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合併爲一亦必有日矣

附錄

先生爲安慶府學教授時教諸生反之身心真實體驗行得一寸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濟事亦不必深求只於日用尋常行事處仔細檢點不一毫放過積漸久之自然得力諸生聞之有踴躍奮起者先生子篤聽撰行狀
先生嘗謂經學自朱子而大明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元明諸儒解經者病於疏略或患蕪雜其矯然特出者多一用己意自名所學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大較以朱子爲宗而去儀禮周禮專重禮記春秋盡廢左氏公羊穀梁非朱子之指其所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三

載朱子語皆割裂刪削且有脫漏而於諸儒之論去取一無所準今宜更加判定注疏爲程朱所自出其言名物度數所當具列至諸儒則辨其異同考其離合精擇而慎取之而凡朱子之言詳考備載不可以遺也先生之論經規模意例大略如此上唐鏡海曰先生與朱湘陶爲切磋友存稿中答湘陶書三湘陶歿又重答其書拈來書語分十二則詳細辨之謂就來書剖判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又書重答湘陶書後引董叔重問語而分釋之以決宗旨在主靜者失朱子垂世立教之意則先生之端學術爲洛閩傳正脈爲陽儒陰釋絕假託者其慮亦至深遠矣學案小識

白田交游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三

朱先生載

別爲高安學案

蔡先生世遠

別爲梁村學案

方先生苞

別爲望溪學案

朱先生澤溥

朱澤溥字湘陶號止泉寶應人諸生而端慤爲兒童不好嬉戲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卽尋其次序刻苦誦習嘗講求經世之學凡天文輿度山川形勝以及水利河渠農田社倉學校諸法考核精詳又學天文於泰州陳先生曙峯久之有志於聖人之道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紹顏孟以上溯孔子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王爲尊德性者以是蓄疑於中復取朱子文集語類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動中省

察而又以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注解恍然悟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以來相傳的緒不可移易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然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執尊道分途以爲早晚異同之論者豈知朱子者哉嘗講學錫山通書闕中皆闡明朱子之學雍正六年同邑劉艾堂官直隸總督奉詔舉所知一人擬疏薦先生先生作書懇辭乃免晚得脾疾一日讀易至益卦謂其子光進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功夫無時可已直到會子易簣猶是進益處又曰聖賢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三

功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縱弛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邵康節詩怡然而逝年六十七著有止泉文集八卷外集五卷朱子聖學考略十卷學旨朱子誨人編先儒闡佛考王學辨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保釐集覽各若干卷參史傳王箴傳撰行狀 沈錫鼎撰傳 學案小議

文集

朱子未發涵養辨一

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露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畧故概

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三

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

以致友朋箴來學而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漸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責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五

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晏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即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

朱子未發涵養辨二

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嗔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

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應親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慎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五

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辨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即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

貴人性

天地以一元之氣生物號萬而鍾於人者爲靈且秀憑生遞長不知幾千萬年而有己之身以己之身視飛走愚蠢之物豈不

實哉其所以貴於物者何也以其有仁義禮智也以其知仁知義知禮知智也以其行仁行義行禮行智也烏得不貴也以是問之人人亦曰貴也以是問人之何以不求仁義禮智也曰吾飲食之不遑而暇此也禽曰吾謀飲而謀食獸曰吾謀飲而謀食人亦曰吾謀飲而謀食形不同於禽獸而飢渴之私與禽獸同烏在其可貴也人且曰吾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禽獸無知惡乎不貴然而騶虞仁矣鵠有義矣雁有序矣黃鳥知止矣人亦安得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駕乎其上也而貴於物者何也以禽獸有仁義禮智之偏而人得其全而又能知而行之是以貴也豈獨貴於物且貴於庶民民之生也其氣繁其事雜合十三省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民不啻千萬分四民而計之爲農者十之六爲工商十之三府史胥徒醫卜僧道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三

兵寇之屬十之一以農卒工商府史胥徒醫卜僧道數千萬之中而獨得爲士不可謂非人之靈且秀者乃農曰吾謀飲而謀食工商曰吾謀飲而謀食府史胥徒醫卜僧道曰吾謀飲而謀食士亦曰吾謀飲而謀食名則士也實則同一謀飲食之心也人之靈秀而貴者如是乎哉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百姓者執一器習一藝耳不聞學士之講論日不觀聖賢之書籍篤在守業求知不能不知無害士日講求乎仁義禮智之說而以詩書爲商賈之資以文字爲錢鏰之具期於獲食而止異乎百姓之業同乎百姓之心是以百姓自爲矣夫欲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士皆不同乎百姓之存心而聞聖賢之道猶之欲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民之知道也然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士必有知所以異乎庶民

之存心而聞聖賢之道者則君子之貴乎庶民誠未易易也董子曰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百姓貴於物其去禽獸幾何士貴於百姓其去百姓之於禽獸又幾何漢其懼之哉

舍客氣

人之汨沒利欲不知立志者吾無望焉耳苟其能立行己治家與人准官亦職惟戾拘於氣也古之哲人有終日坐如泥塑人接人是一團和氣者有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禮義截然不可犯者古人豈生而然變化之功非一朝一夕其克其偏戾也如大將攻城破敵必禽首禍痛斷其根株乃止其防其竊發也如重門擊柝惟恐暴客之至其養其天君之和順也如慈母育孤子保護教訓以爲一家主亦以剛大之氣甚微偏勝之氣易盛不辨氣之消長而爲氣所用則後起之縱更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三

甚於有生之初第曰氣拘之終無益已夫人之應事接物有理不得以私行之有理之極不得以意見行之無見於理是以氣助私也有見於理而未極是以氣助意見也氣助私者剛至於暴柔至於詐氣助意見者剛非其剛柔非其柔即以理治氣而一時之氣之浮氣之躁氣之怯氣之疏有層見錯出者是故欲靜其氣必辨其氣之宜舍而舍之舍氣以從理循理而氣可化矣或曰子之舍氣非告子之勿求於氣乎孟子深闢勿求之非而以養氣示人子亦悖於孟子矣曰非也孟子所養者正氣也予所舍者客氣也配義者正氣也助私助意見者客氣也凡人之病皆邪氣害之庸醫不去其邪氣則正氣不可得而長今人之不病者寡矣知其客氣之病而舍之抑又寡矣程子曰能於怒時遷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即舍客氣之說也不舍客氣而

曰吾養吾氣吾未見不病者也或曰氣猶水也客氣水之暴怒激盪也正氣水之流通舒徐也豈激盪者一水而舒徐者又一水乎化客氣以歸於正可也乃曰舍之是歧而二之矣曰人之有氣與人之有心同也氣不可分心又安可分乎氣不可分客氣與正氣心又安可分人心與道心乎人心易私己也已可克客氣獨不可舍乎能克則化人心以聽命於道心能舍則化客氣以培植其正氣不知分而二之遽欲渾而一之是不決泛漲涸湧之波必挽之使入於不能容之道豈能免於奔潰哉

孟子性善論

孟子之言性善告子之言生之謂性韓子之言性有三品人皆知是孟子矣韓子之說則非之告子之說則大非之非之然也而特未知孟子之所以是也人性有仁義禮智宜其皆仁人也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五

義人也禮人智人也何以悖之者之多也必曰生之非性人不能不飲食不能不婚嫁廬舍衣服不能絕相生相養之道不能減既闢色即空空即色之非而又曰生之非性是拒寇而齎之以糧也孔子曰性相近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必曰性無三品豈部裏可以植松柏而牛驥之溲可以生鱸鮑也即執是以折二子不惟不能服二子之心已不足以語孟子性善之說惟無得於孟子性善之說勢必一折而黨二子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欲者寒欲衣饑欲食也洪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因質之異而克其過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衷者中也統元亨利貞之理而成性也令天生人而食色自淡氣質無偏不失其仁義之性行道者皆堯舜也禮樂刑政之設其亦可以已也古之聖人何爲再三言之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

舜者究乎理之本原而教人之苦心也堯舜之所爲至矣神矣如告之以日月之所以行江湖之所以流恭讓之所以安禮而清也所以交於神明樂而諧也所以和於鳥獸人必驚且疑以爲聖人之性爲之也非吾儕之性爲之也孟子憂人之一切諉之故舉孝弟之道以見性之善豈曰人盡堯舜哉如曰人何以不盡堯舜孟子必曰陷溺其心也如曰人何以陷溺其心孟子必曰人皆可爲堯舜者仁義之性自生而然而陷溺其心者食色之性氣質之性有以累之且夫孟子言性未嘗不兼乎食色氣質也如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之論顯以食色之性教人矣其於氣質雖無明訓然囊何以不似人君宜何以足用爲善教何以分而爲五而專言性善者欲後世有識之士分而別之不使混而雜之及乎宋儒非不欲隱食色之性氣質之性直指之曰性善無如不言食色而相生相養之欲自在不言氣質而智愚區別之數日分故周子之五性感動程子之論性論氣張子之合虛與氣先後發明人知宋儒發前人所未發而不知皆孟子所包涵蘊蓄者也人知孟子專言性善而不知其囊括書義而淵源於孔子以啟宋儒也惟明乎孟子性善之故孰爲食色之性不以害仁義孰爲氣質之性不以害仁義雖六經之教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不外乎此彼二子者崇食色以排仁義專尚氣質而不識天命之原執蠱而賊精泥偏而遺全如之何其可也

養民

天下有其人至賤其力足以有爲散之不見其多聚之足以爲亂者開民也古之開民十之一今之開民十之六通都大邑之

清儒學案卷五十二 白田

三